

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

而根據香港考試局中學會考課程編寫
對中學四、五年級適用今日見辱問於長者

中國文學精要

小說戲曲選 上册

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漢所惑日以

李國強編著

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

根據香港考試局中學會考課程編寫

(中學四、五年級適用)

中國文學精要
小說戲曲選上冊

李國強編著

華風書局出版

I246
1

**中國文學精要
小說戲曲選(上冊) 李國強編著**

華風書局 出版及發行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84 - 186 號

電話：5-752903 5-755268

光藝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北角英皇道 657 - 659 號

東祥工廠大廈 C，D 座四樓

1980年7月初版 定價H.K.\$12.00

ISBN 962-227-005- 0

編輯大意

一、本書係依照最新頒佈的「中國文學」課程編寫而成。共分五冊，即「詩詞選」、「文選」（上、下冊）、「小說戲曲選」（上、下冊），供中學四、五年級同學應用。

二、本書編寫目的，在於幫助選修中國文學科的同學，通過分析、思考和自學，提高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並能在會考中取得優良成績。因此在編寫時，務求提綱挈領、資料完備、扼要清楚、淺白易懂，以適應同學們的要求。

三、本書內容分爲作者、解題、課文、字句注釋、語譯、分析和欣賞、問答等，以幫助同學深入瞭解課文，培養獨立思考、分析欣賞的能力。

四、本書特別重視問題的分析，對各篇文學作品的產生背景、寫作要旨、內容大意、技巧特色與及文學發展史、文學知識等等，均通過問答的形式，進行詳細之析述，對同學們的預備應考，相信定有相當的幫助。

五、本書「小說戲曲選」課程部分，由於內容豐富，篇幅衆多，所以分爲上、下兩冊，上冊適合中四課程之用。下冊適合中五課程之用。篇末附錄有古典戲曲常識的介紹，希望有助於促進同學們對課文的深入瞭解，亦可作爲有志於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入門準備。

六、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得到張雙慶先生提供不少寶貴資料，並得到梁淑英同學協助抄寫整理，謹在這裡表示深切的謝意！

七、編者學識淺陋，付梓倉猝，書中錯誤和不足的地方，敬望得到各界人士批評和指正，以便再版時能及時得到修改！

目 錄

(上冊)

編輯大意

一、柳 毅(節選).....	李朝威.....	一
二、空城計(節選).....	羅貫中.....	四二
三、火燒草料場(節選).....	施耐庵.....	六〇
四、宴遊大觀園(節選).....	曹雪芹.....	八八
五、孔乙己.....	魯迅.....	一二〇
六、馬褲先生.....	老舍.....	一四六
七、年 關.....	茅盾.....	一七二

柳毅

李朝威

【作者】

李朝威，是唐代隴西（今甘肅省東南臨洮一帶）人，生活在貞元，元和年間，其生平事跡不詳，可能是一位落第書生。他所著的柳毅傳，有名於世，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相當的地位。

【解題】

唐代的傳奇小說，相當於現代的短篇小說。

在唐代的文學作品中，可與詩歌前後輝映，在文壇上盛放異彩的，是被魯迅稱爲「特絕之作」的傳奇小說。這種作品主要是在唐代商業經濟和都市生活發達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當時的市民文藝，特別是「變文」、「俗講」和「說話」，直接影響和推動着傳奇的內容和形式的發展；古文運動對它也起了推進作用；加上古代的小說和史傳作爲它的借鑒，流行的民間故事豐富了它的題材，於是傳奇小說便在唐代開放了燦爛的花朵。

本來魏晉的「志怪」和「逸事」筆記，還只是粗陳梗概的殘叢小語，並沒有真正具備小說的條件。唐代的傳奇，則繼承了六朝以來的小說傳統而發展，從志怪趨於寫實，由短幅變爲長篇，顯示出

鮮明的演進的痕跡。而主題和題材的範圍也大爲擴大了，現實性同時增加了，而且有了生動的人物，複雜的情節和完整的結構。從唐代開始，一般文人才有意識地創作小說；中國的短篇小說也由此才有了相當成熟而完整的形式，走上獨立發展的路途。魯迅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致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見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這話指出了傳奇的淵源及成就，並說明了唐人寫小說的意圖和態度。在這時刻，傳奇已經得到長足的發展了。

唐代有許多優秀的傳奇，根據美麗的傳說，展開豐富的想像，反映出深刻的社會內容，對後來的小說和戲曲的演進有重大的影響。本課柳毅就是這些優秀作品中膾炙人口的一篇。

柳毅傳見於宋李昉所編的太平廣記，原題柳毅，無「傳」字。作者是隴西李朝威。這篇作品大概是他根據當時流傳的故事演飾而成的。內容是：洞庭君小女嫁給涇川龍王的次子，因被丈夫拋棄，公婆虐待，而在道旁牧羊。書生柳毅在上京考試失敗回來後，路過涇陽時遇見她。她就托柳毅帶信給她父親訴苦。龍女叔父錢塘君，性情剛暴，勇猛過人，聽說這事以後，立即飛往涇陽，吃掉涇川的次子，救回龍女。錢塘君很感激柳毅，又喜歡他的行爲高尚，因而強迫他和龍女結婚。柳毅很反對這種以勢壓人的強迫方式，嚴詞拒絕。但臨別之際，他看見龍女有依戀不捨的意思，也很覺難過。本課就節錄到這裏。後來柳毅回家之後，兩次喪妻。第三次娶來一個姓盧的姑娘，長得跟那個龍女一樣，原來那就是洞庭君的女兒。彼此說明衷曲，更加相愛。後來移居洞庭，在仙宮中過着幸福生活，長生不老，

世人就見不到他們的踪跡了。

這個故事通過描寫柳毅的俠義行爲，暴露封建婚姻制度給婦女造成的痛苦，反映百姓對於婚姻自由的願望。作者成功地塑造出三個人物的形象：柳毅是一個仁愛、剛直、見義勇爲的俠士；錢塘君是一個直率、勇猛、摧毀暴力的英雄；龍女則是一個善良、多情、渴望自由的少女。作品所寫龍女的痛苦，正是古代一般婦女常有的痛苦；讚美柳毅的信義，也是從同情龍女的角度出發；而靠柳毅傳書，錢塘君動武來解除不合理的婚姻關係，就更加有力地表現出當日百姓所受束縛之深重。錢塘君在宴請柳毅時所唱歌中的「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這兩句，已指出了夫婦失和是因為婚姻不出於自由的選擇，而柳毅不肯在錢塘君的威逼下娶龍女，龍女不願違背「心誓」改嫁給「濯錦小兒某」，也都表明結合應該自願的意思。另外，洞庭君在看罷來書，知道女兒受苦的事情後，就「以袖掩面而泣」，非常悲痛，一方面責備自己，覺得對不起女兒；一方面對柳毅的援手相救，表示感激萬分；說完話，「又哀咤良久」。這已顯示出他是一位慈祥溫和的老人。後來龍女不願改嫁「濯錦小兒某」，他也並不勉強，讓龍女能夠找機會和柳毅結合，滿足心願；又說明了這個威靈顯赫的龍君，也和人間的一般父母一樣，是很疼愛女兒的。而尊貴的龍女不僅和平常的女子一樣受翁姑丈夫的虐待，甚至在和柳毅結婚之後，還說出「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的話，希望借孩子來鞏固丈夫的愛情。這又反映出當時婦女地位的卑微到了甚麼地步。龍女正是現實社會中真人的化身，從美麗的故事可體會到當日社會的狀況。而浪漫色彩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使這篇傳奇無愧爲成功的作品。

【課文】

儀鳳①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②，將還湘③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④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⑤。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⑥也。然而蛾臉不舒⑦，巾袖無光⑧，凝聽翔立⑨，若有所伺。毅詰⑩之曰：「子何苦而自辱⑪如是？」婦始楚⑫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⑬。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嬖避，幸一聞焉⑭。妾，洞庭⑮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⑯次子，而夫婿樂逸⑰，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⑱。既而將訴於舅姑⑲，舅姑愛其子，不能御⑳。迨訴頻切㉑，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㉒。」言訖，歔歔㉓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㉔，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㉕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㉖。聞君將還吳㉗，密通㉘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㉙，未卜將以爲可乎㉚？」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㉛！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㉜，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㉝，不復言矣。脫獲回耗㉞，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㉟。」

穀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③⑥，有大橋樹焉，鄉人謂之社橋。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③⑦。然後叩樹三發③⑧，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倚託，千萬無渝③⑨。」穀曰：「敬聞命矣。」女遂於橋④⑩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穀深爲之戚④⑪。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④⑫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④⑬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穀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④⑭，飲齧④⑮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穀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

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

洞庭之陰果有社橋。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穀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穀以進。謂穀曰：「當閉目，數息④⑯可達矣。」穀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穀，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穀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④⑰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④⑱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④⑲，雕玻璃於翠楣⑤⑰，

飾琥珀於虹棟^{⑤①}。奇秀深杳，不可殫言^{⑤②}。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⑤④}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⑤⑤}。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⑤⑥}。太陽道士精於人理^{⑤⑦}，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⑤⑧}，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

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遂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⑤⑨}，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⑥①}，遊學於秦^{⑥②}，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⑥③}，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鬋^{⑥④}，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⑥⑤}，誠怛人心^{⑥⑥}。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堅聽，坐貽孽誓^{⑥⑦}，使閨媼孺弱，遠罹構害^{⑥⑧}。公，乃陌上人^{⑥⑨}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⑦①}，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⑦②}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⑦③}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⑦④}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

政^⑭矣。」穀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⑮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⑯，塞其五山^⑰。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⑱之罪。然猶縻繫^⑲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圻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⑳，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㉑，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

穀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穀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縫綫^㉒。」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㉓。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㉔，簫韶以隨^㉕。紅粧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㉖，明璫^㉗滿身，綃縠參差^㉘。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穀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

有頃，君復出，與穀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㉙溢，立於君左。君謂穀曰：「此錢塘也。」穀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穀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明君子^㉚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為涇陵之土^㉛。」

矣。饗德懷恩^②，詞不悉心^③。」殺撫退^④辭謝，俯^⑤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⑥辰發靈虛，已^⑦至涇陽，午^⑧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⑨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⑩。」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⑪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⑫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

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⑬，具以醪醴^⑭，羅以甘潔^⑮。初，笳角鼙鼓^⑯，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⑰。」旌鏐^⑱傑氣，顧驟悍慄^⑲，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⑳。」清音宛轉^㉑，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㉒，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㉓。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㉔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

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⑮。賴明^⑯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⑰。」錢塘君歌闌，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踖踖而受爵^⑱，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⑲。荷和雅兮感甘羞^⑳。山家^㉑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㉒。」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㉓；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㉔，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㉕，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婉揖不暇。泊^㉖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撓^㉗，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莫壤^㉘。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㉙，爲九姻所^㉚重。不幸見辱於匪^㉛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㉜，懷愛者知其所付^㉝，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㉞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㉟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

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¹³⁶⁾，感之者不愛其生⁽¹³⁷⁾，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¹³⁸⁾，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¹³⁹⁾，負百行之微旨⁽¹⁴⁰⁾，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¹⁴¹⁾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¹⁴²⁾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¹⁴³⁾。退自循顧⁽¹⁴⁴⁾，戾不容責⁽¹⁴⁵⁾。幸君子不爲此乖間⁽¹⁴⁶⁾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惝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婉戴⁽¹⁴⁷⁾，遂至睽別⁽¹⁴⁸⁾。」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

【注釋】

① 儀鳳——是唐高宗的年號。唐高宗元年，即公元六七六年。

② 下第——意思是上京參加科舉試落第，沒有被錄取。

③ 湘——即湖南省的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是湖南省的主要河流。

④ 涇陽——即現在陝西省的涇陽縣，在涇河北岸，離長安稍北。

⑤ 疾逸道左——疾，快的意思。逸，飛奔。道左，即路旁。全句是馬兒受驚，向路旁亂跑。

⑥ 殊色——非常美麗。

⑦ 蛾臉不舒——蛾，蛾眉，指女子的眉。不舒，不舒展。全句是形容那女子眉頭不展、愁悶非常。

⑧ 巾袖無光——巾袖，指女子的服飾。無光，沒有光彩。全句形容穿的戴的很舊，沒有光彩。

⑨ 凝聽翔立，若有所伺——翔，止，即站立。伺，等候。全句意思是：凝神細聽，站在一邊，好像在等待甚麼似的。

⑩ 詰——問。

⑪ 自辱——自我委屈。

⑫ 楚——悲傷，痛苦。

⑬ 見辱於長者——另一版本作「見辱問於長者」。長者，這裏指柳毅。辱，降位相問。全句意思是：承蒙你下問。

⑭ 幸一聞焉——希望你聽一聽呀。

⑮ 洞庭——湖名，位於湖南省境內，周圍八、九百里，現爲中國第二大淡水湖。

⑯ 涇川次子——指涇水龍君的第二個兒子。涇川，就是涇河，源出寧夏六盤山東麓。

⑰ 樂逸——放蕩作樂。

⑱ 日以厭薄——一天比一天的厭棄和薄待我。

⑲ 舅姑——即公公婆婆。古時稱呼丈夫的父母爲舅姑。

⑳ 不能御——不能約束。御，管束、約束的意思。

㉑ 迨訴頻切——迨，等到、及至的意思。頻，多次。切，言語急切。全句意思是：及到傾訴得太多，太急切了。

㉒ 舅姑毀黜以至此——毀黜，虐待。全句意即：公婆虐待我，到達這樣的地步。

㉓ 歔歔——悲泣氣咽的歎息的樣子。

㉔ 於茲——對於這個地方，意即距離這個地方。

㉕ 信耗——耗，消息。信耗，即音訊。

㉖ 心目斷盡，無所知哀——心意中所有的盼望都斷盡了，沒有辦法使家裏的人知道我的哀傷。

㉗ 吳——唐代以洞庭湖爲吳、楚分界的地方。這裡指湖南。

㉘ 密通——通，可能是「邇」字之誤。密通，即接近、緊接。

㉙ 尺書寄託侍者——尺書，即尺素書。古代未有紙張時，用綢子、絹帛寫字，一封信長約一尺，故名。寄託侍者，託你的侍役帶信。這裏不直說寄託柳毅，是古時習用的客氣說話。

㉚ 未卜將以爲可乎——不知道你認爲可行嗎？